



宗聖譜卷之十二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歐陽脩編具尚論余於編中廁文忠公於名臣謂公所自信者

在政事也今藝文譜中於公之文別有所重亦自不能無論蓋

宋朝初為古文者柳開穆脩其後有二尹二蘇兄弟公本以辭

賦擅名既得韓文刻意為之 遂獨出諸公上為一代文宗東

坡嘗為其集序末云今天子明聖詔脩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

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

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

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

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嗚呼此可以盡歐公之文矣
按文忠晚年取平生所為文自編次所謂六一居士集者凡一
百五十六卷徃徃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一夕
大寒燃燭至夜分薛夫人從旁止之且曰已所作安用再三閱
寧畏先生嗔耶公徐咲曰吾正畏先生嗔耳嗟嗟公惟精深於
文故不輕以示後有意著作者當熟思公此語焉

曾鞏繡襦幙論南豐人師事歐陽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壯年
其文慄鷲奔放雄渾瓌偉自負要比劉向貌視韓愈以下也晚
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
屬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職守為之訓勅者人人不同咸有新
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人其所製作皆大手筆也

此黃震史序意

氏嘗言曾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修所重
歐陽氏之言曰曾子固之學其大者固已魁壘而其小者亦足
中尺度也嗚呼歐陽公豈輕許可人者哉故論者謂歐公門下
士多為表顯人而子固為獨得其傳云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
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所
為文閉戶讀書五六年所有既富乃始復為文至和中歐陽永
叔得明允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誼劉向不遇也以
書獻除校書郎與姚子張同編太常因鞏百卷書方成而卒治
平中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
言也然曾南豐作明允哀詞叙其文則曰明允為文少或百字

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約之盡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其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斯可謂實錄矣所著有嘉祐集十五卷

蘇軾編傳中尚論

詢之長子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

空言既謫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所為詩騷銘記率皆過人晚喜陶詩和之幾遍為人英辯奇偉於書無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由豪傑其盛終宋世所未有也吾得諸晁氏云所著有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

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憲詔集十卷

蘇轍編傳中尚論

詢之次子也凡居雷循七年居許十六年杜門

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其兄子瞻嘗言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墮墮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其為兄所推如此所著栞城集前集後集第三集應詔集共百卷

黃庭堅字魯直

分州人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子

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絕嘆以為世久无此作矣因以詩往東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為校書郎先是秦少游晁

无各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是同入館在號四學士

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中責置戎用至徽宗即

位召還嘗因朝諍忤趙正夫及正夫為相諭使者以風旨所作

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謫宜州以死時崇

寧四年也魯直嘗游瀟灑院梁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

谷老人東坡為侍從時舉以自代曰環備之文然絕當世孝反之行自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

史贊曰白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此興自

名者然格下氣弱么麼駸駸死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

文章澹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

儷花鬪果為工號稱崑崙體嫣然華靡而氣格不存嘉祐以

來歐公稱太白為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

高風之所翳作者間出班班可迷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

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

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

二公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

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

作自宋興以來二人而已

右歐魯二蘇余既紀之尚論編矣是譜復載之者蓋譜所紀

於著作為詳所謂誦讀其詩書是已而編則以論其行事之

實各有所重也若老蘇則錄其著作而畧其行事故獨見之

譜中而又以兩子故居前其五人先於范質柳開而下者蓋

歐蘇為宋文章大家而魯獨得歐之傳世次非所論也山谷

亦為宋詩家之宗故亦宜前此猶柳河東李杜之冠唐文人云

范質字文素大名入後唐長興中舉進士時和凝典貢舉覽質文器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即以其數處質舉子謂之傳衣鉢質力學強記好聚書既登朝猶手不釋卷所著名范質公集凡三十卷質歷仕晉周末太祖受禪復用之乾德中罷為太子太傅

柳開字仲塗大名入開寶六年進士仕終如京使開幼奇警學必宗經歐陽公常推本朝古文自仲塗始然其體艱澁為人憚既喜功名急義史亦稱其傲狠強慢云

楊脩字伯長東平人祥符二年經明行脩進士仕不遇田竊以

死師事陳搏傳其易學以授李之才之才傳邵堯夫而尹洙兄弟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春秋學所著名穆參軍集凡三卷

按柳開穆脩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所存來贖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穆待月亭記劉諸篇可見

王禹偁尚論鉅野人詞學敏贍獨步一時所撰文名小畜集自為之序略曰閱平生所為文類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而已水心葉氏嘗言禹偁文簡雅古淡三朝以來未有及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議論故也

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年十二屬文建隆二年進士所著名宋文

安集又名廣平集凡一百卷白之文頗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典
貢舉取王禹偁田錫胡旦時稱得人

田錫繡襦幙論其先京兆人後徙蜀為蜀人宋初與胡旦何士
宗齊名所著名咸平集凡五十卷首卷為奏議十二篇范仲淹
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諒蘇軾亦以比賈誼云

晁明遠澶州人太平興國進士仕終少傅謚文元所撰名晁文
元公道院別集凡十五卷又法藏碎金十卷耄智餘言三卷昭
德新編三卷理樞一卷又增修百法隨因紀述各若干卷明遠
博觀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楊億謂其所作書
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耆年不倦而至其樂易
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推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

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此雲龕
李氏所稱有道君子者與

楊億繡襦尚論建州人所著武夷集二十卷初入翰苑所條次

別集二十卷祥符五年避諱祥狂歸楊翟時所作君可思賦居
其首其外有括蒼頰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筆集及內外
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餘書疏皆為與其弟倚酬答倚亦景
德中進士按夏英公嘗言楊文公文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
种攷繡襦尚論所著名明逸集凡六卷卷首載真宗詔書及御
製詩十首初范巽為序其集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
江南小集凡二卷館閣書目有正集十卷

張肅字穆之所著曰觸鱗集蓋穆之為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

而觸鱗所自名也。晁無咎序曰：三復此集，皆切當。世之務至其
它詩文，咸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
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野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見於酬唱
者，翰林王元之、元之名，世士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為不可
及云。

張詠，繡襦，尚論濮州人，為文尚氣，不可雕飾。自號垂崖，以為垂
則遠衆崖，不利物有詩文十卷，名垂崖集。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為人不苟，合學問，閱博文章，以理為宗，辭
尚緻密，尤工篇詠，能侔情狀，音調淒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
以文章齊名，號楊劉詩號。西崑體有刀筆集，皆四六應用之文。
又表奏六卷，冊府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淝川集四卷，筠咸

平元年進士，仕至龍圖學士。初在翰林為學士，嘗草丁謂、李迪
罷相制，既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筠不奉詔，遂出知廬州。

曾致堯，南豐鞏之祖也。致堯少時所學，皆治亂得失興壞之理。
為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所為書號仙鳥羽翼者三十卷。西
陲紀者十卷，又鞏所類次詩賦書奏十卷，名曾致堯文集。鞏所
序也。序末言公所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
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已銘公之
碑，特詳焉。

顏太初，字淳之，魯人所為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
當世之過。景祐初，有青州牧事，荒淫放蕩，慕稽阮之為人。當時
翁然效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

又有鄆州牧怒屬令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太初憐其
冤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去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
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故所弃居多乃蘇氏暨司馬溫公
則甚重之老泉自京師歸携太初詩文十餘篇以示東坡曰小
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故後求太初之文錄
而藏之為之序而溫公又得其兩卷在同州及所為題名記亦
為之序名見澤先生集凡十卷

鮮于懷字伯圭閬中人文章為一時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摠愁
詩時人稱之李宗諤贈詩云漢殿無人薦楊子滿朝空誦摠愁
詩後與宗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普判秦州辟為觀察推官卒
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淳化中直史

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
獎之仕至轉運使鉉雋爽尚氣降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中以危
法除其名

宋祁編輿中尚論開封雍丘人與其兄庠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
小宋然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為之請謚曰景文所著
名宋景文集凡一百五十卷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
瞻謂其淵源皆有考奇峻或難句世以為知言景文筆記嘗言
余於為文似蘧瑗知前非故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
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龐籍性喜為詩雖疾亟猶錄詩十餘篇示司馬光所著名相國
清風集凡十卷光序畧曰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為叙言之

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煩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為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閑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也

何郊字聖從成都人天資好學幾廢寢食為詩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之風其仕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以尚書右丞致仕所著名廬江文集凡二十卷

楊旼字樂道仕至龍圖閣學士所著名樂道集凡二十卷王介甫序略曰公所為文莊厲謹潔類其為人而尤好為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咏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也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初天聖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子美初不顧也其後天子諷勸學者以近古子美久已為之故文忠公序其所為滄浪集卷十五以為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趙舍云子美景祐中進士歷仕至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客余名廢後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又善草書酣醉落筆爭為人所傳玩

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為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為詩按漁隱叢話言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山

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鷄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
眠皆警句也聖俞所著名宛陵集凡六十卷五十九卷為詩亡
文賦統一卷而已歐陽公為之序有云聖俞老不得志而為窮
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鬱愁感嘆之言在徒善其工而不
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蓋傷當時知聖俞有如王文康者而不
以薦於朝遂使其齟齬於世云

尹朱繡與尚論河南人與穆伯長繼柳開振起為古文然二公
去華就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故歐公謂老泉曰於文
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此語見于由作師魯墓碑

仲訥字撲翁仕至屯田員外郎所著名撲翁文集歐陽公為之
序曰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得用之時宜其賦

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齟藏抑鬱久伏而不顯
者蓋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與君
之既歿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
予又序其集以名于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
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

江休復字隣幾仕至脩起居注所著隣幾文集二十卷歐陽公
序畧曰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
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純粹而議
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其文已行于世矣固不待余言而
為重輕也

陸經字子履洛陽人也仕至集賢脩撰子履與文忠公周旋館

閣詩文往復相與至厚惜仕不偶陷于朋黨屢起屢仆晚遇裕陵方嚮于用則已老矣所著子履寓山集凡二十卷周平園為之序略曰予嘗謂尹師魯蘇子美江隣幾梅聖俞丁元珍皆著美名負屈稱與子履相似彼五賢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鏗轟炳燿至今盪人耳目獨公以後死不得與於斯文或者遂謂公生既不遇其歿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復興時文忠實與為友暮年唱酬尤多有怕逢詩敵力難當及敢期伯台報琅玕之句蓋公之生也已為文忠所稱道如此尚何待於身後其垂名不朽亦豈下於五賢哉

劉敞傳具尚論袁州人敞弟放字貢父兄弟俊敏博洽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敞本首冠以內兄王堯臣為編排官引嫌遂得

第一早貴而不永年放歷州縣二十年晚乃遊館學元祐中始掌外制子奉直仲馮亦有名官至執政世稱三劉朱子語錄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李禮記春秋說李公穀文勝貢父又言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按原父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公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父即為剖析第言經旨與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譎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不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譎慢侮公卿與王荊公素厚坐是相失及死弟

子私謚曰公非先生敞所著公是集七十五卷放公非集六十卷

李觀字泰伯南城人仕終太學說書泰伯不喜孟子著常語專辨之作文亦不軟帖故不為歐公所喜按朱子語錄云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所著退居類膏十二卷常語三卷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後集六卷

蔡襄編輿中尚論為文章清道粹美工書為宋朝第一仁宗尤愛之嘗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齡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所著名蔡元謨集凡十七卷王十朋為序

莫獬字毅夫安州人少俊異善詩賦廷試第一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礼必簡圜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倒二字曰礼大必簡丘圜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知開封府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出知杭州為文有豪氣峭整無長語與滕達相善並嗜酒落鬼無檢操人目之為滕屠鄭沽云

王安石繡輿中尚論撫州臨川人所著名王臨川集凡一百三十卷安石婿蔡卞稱介甫著雜說數十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以所覺考字畫奇耦橫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蓋多阿私所好之說然荆公文字大段好與政事操守不以相掩宋人自有公論如陳氏言方嘉祐

以前名重一世迹其文學論議操守使不至大位則光明俊偉有不可瑕疵者晁氏云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實出於安石合二說觀之而荆公之論定矣東坡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斤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蒿此王氏之同也

王令字逢原揚州布衣也少年有盛名作騷文極工蓋非徒有意言語嘗渡揚州江中流慨然有感乃作江上詞既以為未極其意又作山中詞寄示王荆公荆公讀中篇不覺失聲嘆曰秦

漢後乃有斯人耶自以為不及於是與之交益密逢原二十八歲而卒文字多散落二詞世少有見者劉后村曰本朝諸人性逢原別是一種風調如靈芝慶雲出為祥瑞半山崛強於歐蘇無所推讓非苟嘆服後生者

王回字深甫福州候官人舉進士中第仕終真縣主簿所著名王深父集凡二十卷曾南豐為序略曰深父之文其辭反復辯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于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于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雖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攷者豈非孟子所謂善世者與第向字子直有文集亦南豐為之序略曰子直自少已著

文數萬言與其兄四弟務俱名聞天下考其文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且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乃子直兄弟三人同時並出於一家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張愈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嘗以校書郎召表乞授其父愈隱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為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嘆曰優游感諷意不可盡吾不能也所著有白雲集二十卷

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仕至太常博士司馬溫公嘗稱其襟韻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染其為人可知已世人也但知與可之竹石惟東坡稱其詩騷所傳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樂府雜詠東坡嘗表出其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又如王昭君三絕句其三有云極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

鮮于侁具尚論傳中閱中人神宗初上書上愛其文以為不減王陶治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詞尤精東坡讀其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得讀九誦以為有屈宋之風葉氏嘗言之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初世未有為騷者自子駿與文與可發之後遂有相繼得其味者也所著有諫議集三卷

陳襄字述古長樂人仕至樞密直學士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為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知仙居改

河陽留意教化以富弼薦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請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襄乃請外不許帝訪以人才襄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二人皆顯于時安石益惡之擿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有古靈集二十五卷陳舜俞字令舉嘉禾人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與劉凝之騎牛遊廬山詩畫皆傳於世舜俞居蘇秀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也仕至都官員外郎故所著名陳都官集凡三十卷

孔文仲 武仲 平仲 文仲字經父武仲字常父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世孫也嘉祐六年八年治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第登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罷舉官范鎮因求致

仕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為禮部第一人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逸弗傳其存者文仲十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二卷名清江三孔集周益公必大為之序略曰遺文雖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其為有德之言非雕篆之習也昔黃太史頌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為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尤精深而取資裕如黃山谷所稱篤學之士也仕至翰林學士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序甚詳所著有長興集四十一卷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慶曆中范仲淹帥邠見其文異之用温
公薦為諫官居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崇寧初坐謝表言紹聖
逐臣以為譏謗坐貶其為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為樂
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首之後必有知音者
自號浮休子唐張鷟稱浮休芸叟蓋襲之所著畫墁集凡百卷
奏議十卷

趙補之字無咎幼豪邁警悟絕人讀太史公而善之以為可至
遇有所得皆不由町畦自以意會其後益縱觀百家馳騁上下
數千載在杭州作文曰七述叙杭州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
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作曰吾可以閣筆矣因屈輩行與
之交由此聲名籍甚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考官以其文進御

神宗曰是深於經可革浮薄元祐中除校書郎紹聖初落職無
咎常自謂喜左丘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
柳氏天下亦以為兼得數子之奧莫敢與之爭卒能自成一家
晚惟張文潛與之抗衡是以後世謂之晁張云所著名鷄肋篇
凡七十卷

張耒字文潛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
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後見文潛少公客也諸人
多早沒文潛獨後亡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 葉氏云君與秦
少游同學于翰林蘇子瞻少公客出自晁子瞻以為秦得吾心
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文潛為難云

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登進士第元祐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

中除名編隸橫州遇赦北歸至滕州卒蘇子瞻嘗謂李薦曰少
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
其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
為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
舊作不同所著有淮海集三十卷

陳師道字無已一字履常彭城人苦節厲志少以文謁曾南豐
南豐一見竒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
薦于朝起為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舉而罷建中靖國初
入秘書為正字以卒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每登覽得句
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蓋其用意專至不欲聞人
聲恐亂其思也所著名后山集凡二十卷 按子瞻兄弟門下

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
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已
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初無已居
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原欲一見終不可得傳欽
之為吏部侍郎欲見無已先以問少游少游曰師道非持刺字
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欽之曰非所望也吾將
見之惧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欽之知其貧甚懷金饋
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口嗟嗟欽之之下士無已之
持已今之世兩難之矣觀於此者宜矍然感竦焉

廖正一字明畧元祐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
竒之俄除正字紹聖間貶信州玉山監稅鬱鬱不得志喪明而

效自號竹林居士有竹林集三卷石林葉氏為之序略曰明畧
自為舉子時即不沿襲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
已若可以名在者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慤淵源所從來遠
矣為文典奧簡潔精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惜其早
困不得盡用其所長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四
學士明略同直三館軒輊諸公間無所貶屈欲自成一家然其
流落不偶略相似云

強至字幾聖餘杭人韓魏公客也在幕府表章書記多出其手
仕至三司戶部判官所著名強祠部集凡四十卷曾南豐為之
序略曰幾聖工為詩語驚人魏公喜為詩每合屬質士大夫賓
客與游每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魏公

未嘗不嘆其得之晚也其任幕府魏公每上奏及為書記幾聖
為屬藁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
稱誦之及為他文若志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而不少
貶以就俗蓋備古今體兼人所長云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登進士第早受知于張天覺天覺為相擢
京畿提舉常平且欲用為諫官天覺去位後言者謂子西嘗宣
言有一網打盡之語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其文長於議
論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論皆精確刘氏有言子西諸文
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後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

馬存字子才鄱陽人元祐中進士仕終鎮南節度推官子才文
波瀾雄壯英毅有奇氣不可繫維且徐節孝蘇文忠許可最厚

淵源有所自矣乃新學盛行士皆以穿鑿恠誕相高子才自上
率奉大對首闢災異曲說歸諸人事至論外患則畧西南而獨
斥北方淵然有為國經文意既沒之後川黨議起蘇黃文字焚
毀無遺而子才亦在指揮中故在罕傳傳復訛外所遺集僅八
卷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文務奇險不蹈前人軌轍母閻氏與宣仁
皇后在藩時有舊故以恩補試銜入仕蓋宋初勲臣米信之後
也善書畫酷嗜古法書家藏二王真跡故號寶晉齋所著有集
十四卷仕終禮部員外郎

李昭玘字季成鉅野人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以名其
集集凡三十卷東坡罷徐守時季成嘗以書抵之坡答書歷道

黃張趙秦數公且曰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姿而驚無涯之知
必極其所如而後已則此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其
意蓋以彼為不然而勉其有所至也季成為文橫鶩別驅曲折
演迤而一貫於理不侈衆自而風神自遠其戕奏應用之作傳
古切今琢削穩密不傷天骨叙事外自為文章吾得諸其姪所
所叙云

趙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元豐五年進
士元祐初蘇文忠范太史曾文昭皆薦之坐元祐邪黨廢棄靖
康初以著作郎召俄以論不合去國以道博極群書通六經尤
精於易傳邵堯夫之學著太極傳縉紳高其節行平生著述甚
多兵火散逸遺文僅二十卷名景迂集

李朴字先之紹聖元年進士坐言隆祐之賢廢棄三十年蔡京欲彊致之不屈嘗教授西京國子監程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為戒朴笑曰不意此言發於先生之口伊川為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如此所著名章貢集凡二十卷汪藻字彥章婺源人仕至翰林學士所著名浮溪集凡六十卷孫鴻慶序其文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文從字順體製亦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當大典冊深淳雅健追配古作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能及而陳氏亦言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云

葉夢得

編傳中尚論

吳郡人所居在卞山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

後其居與書俱燼于火所著建康集十卷審是集八卷後其家

編次總而合之名石林總集凡一百卷

石林二字出楚問天問

孫覲字仲益晉陵人大觀三年進士政和四年詞科代高麗謝賜燕樂表膾炙人口所著鳴慶集凡四十二卷覲嘗提舉鴻慶宮故以名集周平園序其文言其軼群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年八磨淬鍛鍊重之以湖山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至以章疏制誥表奏比之陸敬與文足稱矣然其人歷元豐至軋道可謂耆宿而平生出處頗不足道為識者所論云

沈與求字必先吳興人建炎紹興之間歷三院翰苑以至執政嘗奏言安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楊雄馮道當時學者惟知有安石喪亂之際甘心從偽無伏節死義之風實安石倡之陳氏以

為此論前禾之及也

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中進士第宣和中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喜之遂登冊府建炎中掌內外制拜參知政事以卒當崇觀間尚王氏經學風雅幾廢絕而去非獨以詩名中興又元祐後詩人迭起要不出蘇黃二體及去非出始以老杜為師至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如記宣靖事岳陽樓等作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

林劉後

俞汝礪三嵎人靖康之難虜議立偽楚以絕民望汝礪捫其膝曰此膝豈可屈耶即日掛冠神武門遂自號捫膝居士由是名重海內仕至尚書即沒六十二年而文集始出名捫膝先生集

文一字不肯苟於下筆每馳騁上下濤起阜湧力有餘而氣不竭辭既工於理於事又欲明白而深切宜其愈久而愈難泯也

趙公武字子止仕終侍郎所著名昭德晁公文集凡六十卷劉氏叙言晁公能言當時理亂興喪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跡道往事誦遺風而又能達之文辭以傳於世其經事之多嘗艱之久而學日益強文日益力猶以為未足其答進士劉興宗書曰少時貫穿群書出入百氏旁逮釋老恢詭之學勤亦至矣亡得焉反而求之六經似於道有見也乃願師董仲舒心竒賈生而病其雜也則公之學可觀矣

宇文虛中所著名宇文爾愍公文集劉後溪序略曰公羈絕域

者十五年而朝廷悉發其家人北去後四年父子謀覺而闔門
被禍矣公弟兄早以才奮皆致位二府公之文章又最先稱於
當世余讀其為館職時所與開封尹論事書而壯之使充是書
以徃足以追古人而並駕矣公嘗答魯晦之書言古人無意於
為文而遇事乃言無施不可至論古之人成德為行又觀所與
趙慶長論文書亦曰不若清明寥邈之為愈即二書所言非公
之所欲充而不已者耶

杜莘老字起莘仕至殿中侍御史所著名杜起莘文集劉氏序
文大畧言公學術之正文辭之典氣節之剛與王公龜齡明大
畧相似而公奮起孤遠為尤難余嘗得公奏疏而讀之其言五
穀藥石也公卒四十餘年余守眉陽又得公它文閱之嘆曰善

執窮之言達之行也今年又得公經論千餘篇信乎公之學得
於孟子者與立益降士之為文益浮噫無復斯文也已

胡直孺字少汲豫章人仕於紹興中官至刑部尚書少汲少工
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嘆賞指示佳處數十語表而出
之他文稱是筆力雄贍所為賦頌表啟記序銘贊之屬蓋數萬
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所著名西山老文集凡二十四卷

魯紆字公衮布之子也有異才建中靖國初布在相位奉詔為
景靈西宮碑紆之筆也為文章克守家法而學詩以毋夫人魯
國魏氏為師句法精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魯直遷宜州
道出零陵得紆江越書事二小詩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
葉石林氏嘗以親見楊雄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

風流頌其文而李鴈湖亦謂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如空青諸人雖不偶於一時而文采爛然垂著後世不能掩也今其遺文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當時知者以為自可孤行於南豐曲阜之後若其潛逃于乃翁柄用之時繾綣于諸賢流落之後至滅跡毀廬相隨入黨追于三朝正論始暴白于世彼其視同時諸貴公子孫其為人賢不肖又何如也

程俱字致道信安人父祖安科而俱乃以外祖鄧潤甫蔭入仕此事亦葉居吳時見俱學問風節卓然為移書當路并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其後二十四年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其文論者以為得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至於詩草兼得唐中華以後各十

衆體晚而在朝遇雖不久所建明尤偉初入西掖徐俯為諫大夫封還辭頭罷去後以次對脩史病不能赴而卒所著名北山小集凡四十卷

潘良貴字子賤一字義榮剛介之士也朱文公序其所著默成居士集對五曰公自宣和初為博士則已不肯託婚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及為館職又不肯游蔡京父子之門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臬唐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及當時用事者大為注黃所忌遂左遷紹興入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為左史又以廷叱奏事官忤旨而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

平生廉介自持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于擗而通問其子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教人者直欲防微謹獨而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為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公條奏草藁多自焚削不存而言之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將由此以論公之事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

胡銓

事具尚論

廬陵人所著名澹庵集凡七十八卷揚誠齋序

其文言先生之文肖其為人議論宏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息其為詩自詆斥時宰放置嶺海愁欲酸骨飢咬血牙風呻雨喟濤瀟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不芥于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即夔子之音益加恢竒云至於騷辭涵茫斬率鉅劇刻屈扶天之幽洩神之靈搗癯而不瘁恫揪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

李燾

事具尚論

丹棱人所著名李文簡公集凡一百二十卷水

心葉氏序略云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黼琢鏤以媚俗為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與韓退之言下逮其下無是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蕪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云

朱松字喬年新安人晦翁之父也自為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及

去塲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律
閒暇超然有出塵外之趣所著名常齋小集凡十二卷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仕至迪功即以考試湖州策問忤秦相謫
死其文不為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故不得志於
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折終不動心一以溪山雲月為家宅
筆墨簡策為情性常覃研竟日曰孔顏不如是耶所著名東溪
集凡二十卷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人仕至叅政所著有溪濱集周益公為之
序略曰公生於羊杜成功之地慕其為人博學能文知略輻輳
學根於經故有淵源文適於用故無枝葉奏劄甚多皆可行之
言內制雖少得坦明之體酷嗜吟咏詞贍而理到近世論文章

事業公實兼之豈與夫一備一曲之士較短量長而已

林之竒字少穎候官人仕至校書郎之竒學於呂氏本中而祖
謙學於之竒至登第當紹興辛未年已四十未幾即入館方鄉
用而得末疾所著有拙齋集二十二卷

范成大縵傳尚論吳郡人所著名石湖集凡一百三十六卷石

湖在太湖之濱姑蘇臺之下去城十餘里至能面湖為堂號鏡
天閣又一堂扁石湖二字宋人以為阜陵宸翰也楊誠齋序其
集畧曰公訓詁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騷詞得楚
人之幽遠序山水則柳子厚序任俠則太史迂至於大篇決流
短章歛芒縛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雋偉
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海內

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者而於公獨歛枉焉

周必大縉尚論廬陵人自號平園叟所著名周益公集凡二百卷劉氏言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澆滌詞科氣習不盡惟所撰林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紹興末召對賜出身隆興初為密院編修官鄉用矣坐漏泄省中語見斥後以夔倅入蜀益自放肆不護細行自號放翁在蜀九年乃歸晚以周益公薦直北門上終不用及韓侂胄用事游既掛冠久矣游才甚高幼為魯吉父所賞識詩為中興之冠他文亦佳而詩最富至萬餘篇古今未有故文與詩別行所著有渭南集三十卷嘗稱渭南劔南藁續膏共

八十七卷

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仕終寶謨閣學士謚文節當淳熙末為大蓬論思陵配享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間開禧出師不食而死所著有江湖集荆溪集南溪集皆自為序其序荆溪集有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款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艱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之官荆溪嘗以告曰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快如也

林光朝仕至工部侍郎所著名林艾軒集凡二十卷劉氏序略

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王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
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然先生於學力
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
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岫巖之碑岐陽之鼓矣蓋光朝沒
六十年而文集出故云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所著有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
十六卷又外集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臺皆論時事
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適淳熙中登進士第雄文與學推
重當世雅以經濟自負紹熙中徧歷華選嘗密助趙汝愚定策
上疏辨朱熹之誣官至寶謨閣學士別具理學譜

樓煥字大防四明人隆興癸未省試賦魁以犯諱當黜知本洪

遵奏收寘末甲首仕至參政所著名攻愧集凡一百二十卷真
西山為之序略曰公生于故家接中原文獻博極群書識古文
奇字文備衆體非他人窘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本之以忠
孝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盡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
離合係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根據該洽義理
條達者一詔令下其辭氣雄渾筆力雅健者學士大夫讀之必
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耶

周南字南仲吳郡人號書喜誦出于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
學止科舉心陋之棄去一歲至五易師游學校有聲登甲科而
仕不偶再入館再罷以殿廷所授文林郎終焉所著有周氏山
房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葉適誌其墓略云君常以盡道興廢

為已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文詞撥去今作脫
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壞麗精切達於時用至於端行拱立
尺寸程準門內順穆廉節整飭尤人所不可及云
項安世字平父松陽人所著名平庵悔橐凡十五卷悔橐者以
言語得罪悔不復為也又題其所為文橐曰滑稽篇謂滑稽者
不畏人咲非獨不畏且甚欲之凡其貌服言動皆欲得人之咲
人小咲之則小愜大咲之則大愜人不咲之則大愧若予之為
文亦若是耳人之咲予之藥也人小咲之則予亡其小病矣人
大咲之則予亡其大病矣人不咲之則予之病其危哉是與滑
稽之技無以異矣客聞其說觀其文大咲冠帶盡脫項子赧然
汗下矍然神醒曰予病瘳矣再拜謝客書以為序

蔡幼學字行之永嘉人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傳良學治春秋年
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友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
學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傳良亦為賦魁一時師弟子雄
視場屋莫不羨之幼學自其少時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既
長益務闡教化宣性情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
貫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
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論者以為
宋代之完書云所著有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仕至兵
部尚書

陳藻字元潔福清人所著名陳樂軒集劉后村為序略曰樂軒
七十五乃死城中無一椽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閉門授徒不足

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鏹歸買田數畝輒為人奪去士
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於希
世求合螢窓雪案菜羹脫粟怡如也扁其居曰樂軒蓋其所得
於孔顏者深乎

姚燧字端甫樞之從子也弱冠後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
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許衡亦賞其辭而成以無先有能一
世之名起家秦王府文學仕至太子太傅燧初在蘇門時讀通
鑑綱目嘗病因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
病江東著因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因統之如史記諸表將
附晦庵凡例之後其學有得于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
世名儒為文闕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西漢

風宋未弊習為之一變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
文以為傳信其不得者每愧耻云

虞集字伯生允文五世孫也三歲即知讀書長授業毋楊氏出
則從吳澄遊元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
授益自充廣不少假佚除國子助教師以師道自任累遷奎章
閣學士一時大典冊畫出其手集學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
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
平生為文萬篇彙存者十二三早歲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
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曰邵庵故世稱邵庵
先生

詩拾遺

劉孝綽彭城人梁祕書監也所為詩數十萬言止存集一卷孝
綽兄弟及群從兄弟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其三妹亦並有
才學適徐悱者文尤清拔即三姊也王臺集中有悱妻詩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人隋內史侍郎也史言道衡每至構文必
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人聲便怒其沉思如此有詩集一卷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唐著作郎工部之祖也唐初沈宋以來
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仄失眠為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
無一失粘者工部之家傳有自來矣然才博傲世遂欲衙官屈
宋論者以為言之過云有詩集一卷

喬知之唐右司郎天授中為酷吏所陷死有詩集一卷中有錄

珠怨乃其所由致禍也

崔顥開元十年進士仕至司勳員外郎才俊無行黃鶴樓詩盛傳至今有詩集一卷

儲光羲魯國人唐盜察御史也與崔國輔綦毋潛皆同年進士天寶末從安祿山偽署賊平貶死有詩集五卷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與常建俱開元十五年進士又選宏詞超絕群類為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在亂還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為詩續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二有詩六卷

秦系字公緒唐處士也自天寶間有詩名藩鎮奏辟皆不就嘗隱越之剡泉之南安至貞元中年八十餘不知所終有詩名在隱君集

李端趙州人大曆中進士仕至校書郎時杭州司馬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招納士類故端等皆容之當坐上賦詩奇甚主大加稱嘆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篇云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起乃服主喜厚賜之有集三卷

盧綸字允言累舉進士不第與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烟耿緯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有集一卷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曆四年進士調鄭縣尉幽州劉濟辟從事憲宗雅聞其名召為集賢殿學士負才凌籍士衆不能堪暴其獻濟詩不上望京樓之句以涉怨望詔降秩俄復舊益少負詞藻長於歌詩與宗人賀齊名每作一篇樂工以賂求取被聲歌供奉天子征人早行詩天下皆施之圖畫有集一卷載從軍

詩五十首而無此詩蓋其放逸者多矣

王建字仲和長於樂府歌行思遠格幽與張籍相上下大曆十年進士和中為陝州司馬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倣此体者不下數家而建為之祖也

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中第進士歷官除國子司業在元和中詩韻不造新語体律務實用功頗深且暮搔首微詠不輒年老丐歸時幸惜其去以為其鄉少尹不絕其祿韓退之有送楊少尹序即巨源也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元和中以相節度劍南復秉政早朝為盜所害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被於管絃議者謂唐世工詩宦達者惟高適宦達工詩者惟元衡

即士元字君胃中山人天寶十五年進士為郢州刺史與錢起俱有詩名而士元尤更清雅時朝廷公卿出牧奉使若兩人无詩祖行人以為愧有集一卷

包何 包佶延陵人皆包融之子也兄弟齊名世稱二包佶天寶六年進士兄何後一年佶仕至秘書監何仕至起居舍人有集各一卷父融與丁仙芝蔡隱丘等十八人所居地相逐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號丹陽集

錢起吳郡人天寶中奉進士初從鄉薦客舍月夜聞人哦于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擗衣蹤跡之无所見來就試詩題乃湘靈鼓瑟也起即以鬼詭十字為落句主文李暉深嘉之擢至高第釋褐授校書郎終考功郎士元齊名時曰前有沈

宋後有錢卽有錢考功集二卷

歸翊字君平，陽人。夫寶十三年進士，仕至中書舍人。詩興致繁富，朝野重之。以春城飛花之句，受知德宗，有集五卷。

常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為三衛郎，後知滁江二州，召還。或媚其進，媒孽之，出為蘇州刺史。韓子蒼嘗言：常蘇州初豪縱，不羈。玄宗崩後，始折節務讀書，觀其楊開府詩，自叙可見。然史稱其性高潔，并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似非豪縱者所能。而其詩清深妙麗，亦必非晚節把筆者為。徐師川云：常蘇州詩人多言其古談，乃是不知言自李杜以後，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余謂流麗不足以盡常詩，言古談者反得之。故知者以陶常並稱，盡古談乃詩中至趣也。

鮑溶字德元，元和四年進士。有詩集五卷，集中行別韓博士。愈詩云：不知無聲淚中感，一顧厚蓋退之所嘗推激也。張薦謂容詩氣力宏贍，博識清度，雅正高古，衆才無不備具。曾子固亦愛其詩焉。

李紳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進士，武宗時為相。紳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號。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所著詩名追昔游集，凡三卷。追昔游者，蓋賦詩紀其平生所遊，歷謂起梁漢歸諫署，升翰苑，及播越荆楚，喻嶺嶠，上高安，移九江，過鍾陵，守滁陽，轉壽春，留洛陽，廬會稽，分務東周，守蜀鎮梁也。陳氏書其集後云：讀此篇，見其辭志矜能，夸榮殉世，益知子陵元亮為千百高人。

李商隱字義山唐太學博士也論者言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
厄以其用事僻澁持稱西昆體然王則公晚年頗喜其詩以為
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流離惟義山一人而已有集三卷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能
逐弦吹之音為側艷之辭行亦少脩潔累年不第終國子助教
宣宗嘗作詩賜宮人句有金步搖遣塲中對之庭筠對以玉跳
脫上喜其敏欲用之而嘗作詩忤時相令孤絢終廢斥云

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咏自適詩筆研
麗才力邁健好吹笙美筆翰親友強赴舉一上而止裴休庶察
湖南大中八年來京師進詩三百篇休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
郎詩集一卷集後有乞假歸別業及朝士送行詩云

周朴唐處士也歐陽公詩話曰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
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
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編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

杜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善為詞句意切理自號九華山
人嘗以牋問至梁祖薦為翰林李士圭客員外郎恃勢侮易縉
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有唐風集十卷幕府燕談云荀鶴詩近
俗惟宮詞為唐第一

唐彥謙字茂并州人咸通末進士仕至刺史彥謙才高負氣
無所摧屈博學多藝尤能七言詩師溫庭筠故格體類之亦稱
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蓋彥謙句也自號鹿門先

生有集一卷

黃滔字文江光啟中為四門博士所著詩文舊曰黃滔集其後名黃御史集誠齋卓畧曰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御史黃公之詩尤奇如聞鴈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他詩亦佳

劉商彭城人擢進士歷其官為郎漢蔡邕女琰為胡騎所掠因胡人吹蘆葉以為歌遂翻為琴曲其辭古淡商因擬之以叙琰事盛行一時俗所稱胡笳十八拍是也商好道術隱義興胡父渚立傳其仙去

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志清逸以吟咏自娛忘懷榮利隱於陝之永郊平植竹木繞於流泉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立草堂為詩

清苦句多警策與寇準王旦善每往來唱酬祀汾陰歲召不起贈著作有草堂集二卷鉅鹿東觀集二卷以贈著作故以東觀名集云

石延年字曼卿南京宋城人舉進士不中為三班奉職仕至秘閣使理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道勁体兼顏柳為世所珍有集一卷石徂徠作序稱其與穆參軍以古文自任而曼卿尤豪於詩歐陽公甚重其人范公亦有鑿出索秘破壁發奇高峻虹霓清出金石之評

總集家

劉勰文心雕龍 按勰晉時人後為沙門名慧地評自古文音
別其體制凡五十篇各繫之以贊為卷十晁氏題其後曰勰著
書垂垂自謂嘗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亦不淺天觀其
論說篇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畧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
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殊過於王杜矣世王摩詰嘗有龍星
去病之誤認故云

梁昭明太子蕭統漢文選 按文選統所纂自漢迄梁諸家所

著賦詩騷七謂七發也啟七命是也詔冊令教策秀才文表上書啟彈事

牋記書移檄難對問議論序頌贊符命史論連珠銘箴誄哀策

碑誌行狀吊祭文類之為三十卷蓋所錄皆前人作時何遜在

豈亦不錄其文焉東坡曰梁蕭統文選在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無是公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辭句儼淺正齊梁間所擬作决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也 文選唐弘文館李士李善註析為六十卷其子崑正之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後人并善元註合呂延濟劉良張洗呂向李周翰五人註合為一書名六臣註然東坡謂五臣乃俚儒之荒陋者反不及善云

徐陵玉臺新詠 按陵陳人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畧見一二然嘗好不出月露氣

骨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是集愈陋於統如沈休文六憶之類其藝艷有甚於香奩花間者劉氏謂自國風楚詞而下固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洪芻楚漢逸書 按芻豫章人所編凡十九家宋玉司馬相如遷董仲舒賈誼枚乘路喬如公孫詭鄒陽公孫乘羊勝中山王勝淮南王安班婕妤王褒劉向劉歆楊雄班固是也共八十二篇此書傳於道山又有漢貨遺集所載畧同

韓無咎古文苑 按古文苑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韓無咎類次為九卷刻之婺州

西漢文類

東漢文類

按西漢文類二十卷唐柳宗直

所編其兄宗元序末云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贖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侯宗直也是書四十卷唐藝文志有之其書不傳陶氏重編纂成梅堯臣為之序五代時實儼亦嘗編東漢文類凡三十卷

晋代名臣文集 按洪氏隨筆云是集得諸故麓中所載凡十四家其文頗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体内有張敏者大原人仕為濟北長史文更新媚眼如集仙傳所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蓋見於此

姚鉉唐文粹 成叔陽唐三百家文粹 按鉉廬州人宋太平興國中進士文辭敏贍善書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累遷兩浙

曹當具宗朝課吏寫書采唐五代文章分明編類合一百卷名文粹坐事斥連州卒其子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 塵史云予嘗見唐張登文集三卷權文公為序其畧云如求居哥別懷人三賦与登栢一篇意有所激鏗然玉振倘有繼招明之為者斯不可遺也然文粹並不編載乃知姚亦有未見者与其後眉山成叔陽增益至三百家共四百卷劉後漢為之序

李昉詩文苑英華 太平廣記 按宋太平興國中命李士李昉扈蒙等閱前代文萃撮其精要以類分之又命蘇易簡等至雍熙三年書成凡一千卷時詔脩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類書見此書亦其一也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

是時印本絕少出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

說張九齡李翱諸名士文籍世罕見故脩書官於宗元居易
推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卷收入當真宗朝元鉉始銓擇
十一號唐文粹盛行而英華不甚行於世 太平廣記亦太平
興國中所成故以名其書云

崔遵度群書麗藻 按度青州人或云居金陵高尚不仕或云

為南唐司門員外郎以大例總括古今之文一曰六籍瓊華二

曰信史瑤英三曰玉海九流四曰集苑金鑑五曰絲關藥珠六

曰鳳首龍編為二百七十門總一萬三千八百首

宋敏求唐百家詩選 按敏求字次道為三司判官取其家所

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為一

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

世遂以為介甫所纂如李杜韓詩及王右丞韋蘇州元白劉柳
孟東野張文昌之倫皆不在選意介甫於顯然在人者固不待
選抑据所集擇之他不復及耶

江鈿宋文海 按鈿所編集皆宋朝諸公所著賦詩表啟書論

說述議記序傳文贊頌銘碑制詔疏詞誌挽祭禱文凡三十八

門一百二十卷晁氏以為雖頗該博而去取无法

曾慥宋詩選五十七卷 按慥字端伯官至太府卿編此所以

續荆公之詩選而鑒識不高去取无法為小傳畧无義類議論

亦凡鄙陸放翁以比中興間氣集謂相甲乙非虛語也其言歐

陽蘇不入選以擬荆公不及李杜韓之意不知荆公前選實不

然也其後鄭景龍又續慥前選二十卷率畧尤甚

呂祖謙宋文鑑 按文鑑者祖謙被旨所編也周益公必大為序既成封以遺呂一讀命藏之蓋未當呂意也張南軒以為无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朱晦翁晚年嘗語孝者曰此書編次篇々有意每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取五鳳樓之類其所載奏議亦係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非選粹比也晦翁初讀文鑑以為伯恭去取之文揀得无巴鼻後來所云乃如此又言文鑑後來為人所譖復令崔敦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

歷代名賢確論 按是集无名氏自三皇五帝以及五代凡有論述者隨世代編次

江西詩派 續派 按漁隱叢話呂居仁以詩得名自言傳友

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謬章榘山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無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適夏隗林敏功潘大觀何顥王直方僧善權高尚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然派中如陳后山五六人皆非江西人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居仁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其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初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

洪邁唐人絕句詩集 按邁編唐人絕句凡萬首有一家數百者並取不遺者上之重華官論者頗稱其博然嘗其多有本朝人詩如李九齡郭震滕白王初之屬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

陸時雍等宏辭總類諸集 按總類起紹興乙亥迄嘉定戊辰
皆刻於建昌軍學相傳紹興中太守陸時雍所刻前集也餘皆
後人續之戊辰以後時相不喜此科主司務以艱僻之題困試
者縱有記憶不遺文采可觀輒復推求小疵以故久無中選者
初紹聖設科但曰宏詞不試制誥止於表檄露布戒諭箴銘頌
記序九種亦不用古題又大觀改曰詞學兼茂去戒諭及檄而
益以制誥亦為九種四題而三題以歷代故事及紹興始名以
博學宏詞復益以誥贊檄為十一種三日試六題各一今一古
遂為定制

趙汝愚名臣奏議 按汝愚為蜀師時編進名臣奏議凡一百
五十卷其自序末云陛下嘗命館閣儒臣編類國朝文鑑奏疏
言萬幾餘間特賜紬繹推觀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
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
國家之治亂言略之通塞蓋可以鑒矣

擢犀策 擢象策 按擢犀者元祐宣政以及建紹初年時文
也凡一百九十六卷擢象者則紹興末凡一百六十八卷陳氏
以為大抵科舉場屋之文愈降愈下後生亦不知前輩之舊作
姑存之以觀世事

真德秀文章正宗 按西山自序曰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詞之
多變歎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若杜預摯虞諸
家往往湮沒不傳今行于世者惟文選文粹而已繇今砥之二

書所錄果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集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而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令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蓋去取甚嚴云

類書家

祖珽等修文殿御覽 按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畧等六家然皆不存則此書當為古今類書之首珽北齊尚書僕射也其行事姦貪凶險蓋小人之尤無良者乃其所編集獨傳于後陳氏謂珽嘗以他人所賣遍略質錢受杖又嘗盜官遍畧一部坐獄論罪遍畧者梁徐僧權所為也是書母乃盜遍畧之舊以為已功耶凡三百六十卷

虞世南北堂書鈔 兎園策世南初仕隋為秘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錄書所也書凡一百七十三卷又嘗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墅以授學童故有遺

下兔園策之誦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

按唐志此書詢與今狐德柔趙智行等

同脩凡一百卷分門類事兼採前古賦詩銘頌文章附于逐目之後陳氏以為所載詩文賦詩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徐堅等初學記

按張說初嘗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

堅與韋述余欽施本張烜李銑孫季良分門撰次凡三十卷

劉綺莊集類

按綺莊毗陵人嘗為崑山縣令家多異書採摘

事類分二十餘門書成上之干朝晁氏謂綺莊集有上白敏中

啟疑非玄宗時人

白居易六帖

孔傳後六帖

按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辭

賦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名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所

以名而後人亦無言六帖之取義者蓋時唐制凡六科別其所

試條件每一事各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

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則以帖為名其取此矣後六帖者宋

知撫州孔傳所纂以續白氏之後傳襲封衍聖公前六帖凡

三十卷後六帖凡三十卷

李途記室新書

按是書采摭故事綴為偶灑之句分四百門

途唐中和中為東川掌記因以名其書云

陸贄備舉文言

按是書總四百五十餘門論者謂大類六帖

而文辭過之

李昉等太平御覽

按是書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

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纂修本號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李

方等受詔分門名春明退朝錄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
賜名御覽

揚億竄定冊府元龜 晏殊等天和殿御覽 按宋真宗景德
二年命儒臣編脩君臣事跡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
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有小
序凡一千卷同修者錢惟演等十五人初撰編序諸儒皆作帝
以體制不一遂擇李維錢惟演陳彭年劉筠等付楊億竄定賜
今名為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奭為之 論者謂是書真宗
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而編修官又上言近代記傳
等書及僭偽諸國著撰盡議采取恐成蕪穢並從之遂致所遺
事既多而引據亦不能黑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

言之如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李泌
事用郭侯家傳平龐勛用彭門紀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
妖亂志皆本末粲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又按
晏殊等天聖中受詔取冊府元龜撮其要者分類為一百一十
五門凡四十卷天和者禁中便殿也

皮文燦鹿門家鈔詩詠 按文燦襄陽人仕宋為鴻臚少卿以
群書分類事為詩而注釋之其祖日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故述
其名詩詠凡五十卷

晏殊類要 按曾南豐序類要畧曰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摠
七十四門凡六十皆公所手抄於六藝太史百家之書騷人墨
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技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

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搜尋細繹而終於三才萬物變化
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隱顯巨細之委曲莫不究公之得於內者
如此則士不素孝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
不餒且病乎

吳淑事類賦 按淑字正儀丹陽人仕至校理書凡三十卷撰
成進士并自為注云

表轂韻類題選 按轂字容直歷仕朝奉大夫以韻類事纂集
頗精要世所行書林韻會蓋依倣而附益之者也轂嘉祐六年
進士東坡守杭時為俸風月平分之詞為轂作也

馬永易異號錄 按永易字明叟蜀人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
馬帝無愁天子之類有文彪者增廣其書名曰賓實錄義取名

者實之賓也異號錄凡二十卷賓實錄增廣本書三十卷後集
三十卷

楊侃兩漢博聞 按是書二十卷或以為宋楊侃摘法或以為
不知名氏近代好古者黃氏魯曾刻此書以為讀漢書者之啟
鑰其序畧曰近古載籍莫過於兩漢書也而訛繆弗考形似弗
辨則何以下淫於群編紮宋儒之意以為讀書者讀其大而已
其浮泛游移之辭奚足篤尚此兩漢博聞之不可或少也今一
時任俗率狼戾雜披見此書者是猶覲南威而匿鬼貌觀尚繼
而毀牛衣矣

林鉞漢雋 王若選腹 按越括蒼人以西漢書分類為五十
篇皆句字之古雅者雋者取雋永之義也書凡十卷 若天台

人以五声韻編集文選中字宋淳熙初所成也書凡五卷

呂祖謙觀史類編按祖謙初集此篇為六門曰擇善曰儆戒

曰國範曰治體曰論議曰處事而國範最先成既別行今惟五門而論議分上下卷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按仲友字與正金華人仕至著作佐郎周平園嘗稱其於書无不覩於理无不究是譜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採傳註類聚詳分旁通互貫使事特相參形声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奏校幾彊并野尤致詳焉各為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論者以為是書折中於聖人示適法之路非他類書比云

洪邁經子左傳史記西漢諸書法語後漢三國晉書南史諸書

精語按經子法語二十四卷左傳法語六卷史記法語十八

卷西漢法語二十卷後漢精語十六卷三國精語六卷晉書

精語五卷南史精語十卷凡此皆邁所以備遺忘而其句法

漢雋類例有倫大為陳氏所稱賞焉

錦編萬花谷按陳氏云序稱淳熙十五作而不著名氏門類

無倫理序文亦拙

祝穆事文類聚按穆字伯和是書宋淳祐中所編共前後續

別四集而新外二集則富大用時可所編也穆之自序有曰其

考歐陽詢徐陞所著類書採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

理暇日倣其遺意詮次舊藁自養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

紀事而必提其要纂文而必拔其尤編成既復念幼失所怙紫陽朱夫子以其母黨子姓實教育於考亭書院粗聞當時緒論今老矣無成猶廢日力於此觀是編者蓋亦溫故知新而不流於玩物表志斯可矣新外二集皆內外官部合為古今事文類聚云

謝維新合璧事類 按維新字無咎建安人序稱膠庠進士此書蓋寶祐中所編也自序畧言友人李德亨見囑且以合璧事類備要名豈非欲備所未備又摭其要而為之備乎其視夫徒載首尾而不得其要眵分門目而備失其倫者不侔矣余按是編別以標題配以合璧如天事類則道如張弓形如倚蓋日事類則赤鳥精白駒隙月事類則庾亮登樓袁宏泛渚星則三台

四輔風則占風鐸候風旌皆若合璧然蓋觀於此則得於彼無搜摘之勞而有駢儷之巧真如所稱類而得其備備而得其要其愈於萬花谷書遠矣

玉海

曾應季翰墨全書 按應季字希泌元大德間人也是書亦稱

書入類聚翰墨全書一切上書封事奏對奏議奏疏奏劄奏狀
表箋手書長書家書小簡啟劄及雜文諸式如冠則祝詞字說
昏則禮書禮狀喪祭則慰疏奠狀哀辭祭文哀誄行狀謚議碑
銘次際則序說題跋辯論致語上梁文詩賦諸式如騷賦詩風
雅頌行歌吟辭引曲琴操詞令各取舊志遺文以見體式而
詳以事實雖其書近俚俗而亦可備膚淺者應用之一覽云

宗聖譜卷之十四

古兵常孰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附百家譜

自太史談為六家要指之論而劉歆所奏七畧有輯畧六
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伎之目班固作藝文志以為諸
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今攷其所載曰儒曰道曰陰
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曰小說總十家是也
而於小說家獨曰君子弗為十家之外又有兵家天文歷
譜五行雜義醫經皆刪劉歆七畧之畧以備于篇後世分
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皆列于子部蓋亦倣孟堅之体也

至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大抵與班同而陰陽家獨不列於目唐志又始以雜藝術類雖其後諸子百家之書燦然可知然吾儒家尊師仲尼游心六經非諸家之比乃太史公習見清淨之治論道家甚詳於儒不甚取而孟堅惟小說家不取謂彼八家者皆文章流裔際儒而數之亦何以別其流也余故於著述文集類書詩篇詞賦諸家凡不詭于聖訓者別為子集譜而道法而下則名百家譜而附之於後焉亦庶幾所謂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就長以通萬方之畧者耳昔柳河東於諸子多為辨說而朱晦翁亦有雜學辨余僭妄據臆為此說亦僅云公之用意云

道家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法 隋經籍志云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法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往猶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鬻熊撰熊子一卷 按漢志云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又按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徐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武逐麋臣已老矣若使坐策

用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其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
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所以
啓文王者辭意明決著書二十二篇唐柳伯行言子書起於鬻
熊是也然能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耶又
文多殘缺錯亂此李氏所為疑云

老子辯與論道德經二卷

按道德經老子以周平王四十

二年授閔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
旨晁氏以為不幸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求全之甚
也古之君子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
嘗有憂懼之心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覩故守以昏畏寵
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

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
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
為道者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唯有意于求全故中懷憂懼
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
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率列於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與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按太史公言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

至蓋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
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詰問之
即授以素書道德章句兩說不同晁氏以為當從太史公也其
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子玄稱其非真
殆以此與傳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

句古本無有獨得於河上公耳 又按蘇子由嘗注老子東坡
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
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文子書十二卷 按史記徐廣註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
然葵丘灘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顏籀謂其以
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假託者 又按唐天
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柳子厚謂為駁書刊去謬亂頗發其
意文子之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
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
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
者欲害之高子略以為亦學之一齋也然觀其書多聚斂而成

凡黃老名法儒墨諸家皆見剽竊其氣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
合誠有如子厚所云者耶

列子

事且尚論
編傳中

書八卷

按列子書曰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

極

智湯問力命楊朱達生

說符共八卷柳河東辨列子曰劉向

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
幾百年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卸析不知向何以言之蓋其
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消子
李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于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
居亂杳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其
近是與

莊子

事且尚論
編傳中

按郭象注莊子十卷內篇曰逍遙遊齊物論卷

生主德克符大宗師應帝王外篇曰駢拇馬蹄胫篴在宥天地
天道天運刻意繕性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遊雜篇
曰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列禦寇
天下合三十三篇唐世號南華真經 蘇東坡莊子祠堂記畧
曰莊子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
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閔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
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
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漏不入於道凡分章名篇皆出於
在俗非莊子之本意也

鴟冠子書八卷 按班固載鴟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鴟羽為冠
著書一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 退之

讀鴟冠子曰鴟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
五至之說高矣使其人遇時授其道而施于國家功德豈少哉
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
而悲之蓋亦有以取之也乃子厚有辨則曰余至長沙始得其
書讀之盡鄙淺言惟賈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
偽為其書友用誼鴟賦賦與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
又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為舉國上下相
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通與編氓用三尺法此何典耶故後人
辨此書後出非古所稱鴟冠子者

亢倉子書二卷 按唐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之說尊表
老氏莊列又詔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

褒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魏謂亢倉者庚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而獻之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論者頗稱雜且濫云周氏涉筆云唐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知庚桑者惟農道一書自合孤行

閔尹子書九卷按閔尹子周閔令尹喜也與老子同時嘗啟老子著書言道德漢志有閔尹子九篇而隋唐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陳氏以為未知孫定從何所授殆皆依託也序亦類向文

黃石公素書一卷按書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厖雜無統蓋采諸書成之陳氏以為後人傳會依託以為之者宋張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李筌注陰符經一卷按李筌唐時人好神仙自號少室山逵觀子嘗于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略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得於驪山老母為註之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也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言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黃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于李筌熟讀其

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及詭譎不經蓋採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有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無能子書三卷 按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唐光啟三年

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合得之不著撰人

玄真子外篇三卷太易十五篇 按玄真子外篇者唐肅宗時

隱士金華張志和所撰也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

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

十五觀察使陳少游徃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肅宗嘗

賜以奴婢各一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之不能致李德裕以為

嚴光之比云玄真本十二卷僅存三卷或謂非全書也 外道

家有田子廣成子蘇子宣子陸子抱朴子黔婁子侯更詳之法家

漢藝文志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

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

恩專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管子辨騶帛論書二十四卷 按管子書劉向所定凡九十六

篇今亡十篇杜佑指略序云房玄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筆也或以為尹知

章云晁氏曰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

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國俗如心術篇亦嘗側聞正心

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汰侈聞

者蓋非不知禮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 管子八十六篇漢志列於道家今依隨唐志實之法家之首或言管子似非法家而世人皆稱管商蓋以其心術之同也故從隋唐志云

商子書五卷 按商子者公孫鞅也鞅術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後見誅初鞅封于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其與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開塞者乃書之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

術無它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矣

慎子書一卷 按慎子名到趙人漢志云書四十二篇唐志十

卷今本總五篇固非全書也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

到最為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

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書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

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為天下君又云君

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

今通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

法不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韓子繡傳尚論書二十卷 按韓非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

實心術辭旨皆啗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

之所接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遂以亡

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切事情惟其切切於求

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

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後發與此論本高氏子思

性三十二篇昆錯新書三十一篇崔寔劉廙
政論魏巨範五要論梁劉邵法論侯更謝廩

名家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

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警者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尹文子書二卷 按尹文子稷下能言者劉向謂其學本在老

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為根以法為柄楚截文

義操制深實必謂聖人無用於救時而治亂不係於賢不肖蓋

所謂尊主權聚民食以富貴貧賤幹動宇宙其為法則然蓋由

尚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所稱以無事取天下者翕張與奪所持

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為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

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蓋知老氏之淺者晁氏嘗稱其宗六藝

數稱仲尼今觀其書僅取誅少正卯一事耳蓋亦雜學之傳乎

仲長統為之序其書言尹文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
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尹

子之先於龍羽甚余得諸顏師古說云

鄧析子書二卷 按鄧析鄭人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歆嗣子

太叔為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析之立言有曰天於人無

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大都書之旨訐

而刻蓋兼名法家也故班固錄其書於名家之首傳者乃曰顯

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翁嗚呼不知析之見殺雖顯之過實

鄭之禍也

公孫龍子書三卷 按龍趙人平原君客也善為陞白同異之

辨大抵假物取譬與持君感悟而正其名實焉莊子秋水篇云

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

推陞白然不然不可成玄英疏云龍者守白論行於世陞白

即守白也言陞執其白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龍之辨蓋

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陳氏以為書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

首叙孔穿事文意重複穿對平原君言龍幾能令臧三耳矣即

其事也一耳主聽兩耳則形也兼聽而言可為三

劉劭人物志三卷 按劭字孔才魏人以人之材智志尚不同

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晁氏云劭郊慮所薦

慮嘗諸殺孔融不知在劭書為何等而劭受其知也唐杜周士

又廣人物志十卷叙武德至貞元選舉薦進人物事實凡五十

五科

墨家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

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墨子書十五卷

按墨子名翟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

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為說孟子深鋤而力辨之而韓文公讀墨子獨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蓋文公惑墨子稱堯舜周及引唐誥秦誓之說而忘其非夫文公能爭四代之惑以排二家辨而猶不能不逃於墨之說况其

縱橫家

它乎然則孟氏當時排之不遺餘力其為後慮至深遠矣

隋志云縱橫家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志以為本出于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再對雖多亦奚以為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為之則便辟利口傾危亦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亂邦家

鬼谷子書三卷

按史記鬼谷子戰國時隱於潁川陽城之鬼

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叙謂此書即受二

子者言押闔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 柳子厚嘗曰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給繳訐揣測儉滑之術審備於章旨六國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押闔飛箱實今之常態也又辨鬼谷子曰漢時刘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李者宜其不道而出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注見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竒而道益愜隘使人狂狃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名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七術謂鬼谷子下篇陰符七術曰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寶意法騰蛇分威法 散勢法鸞鳥轉圜法猛獸損兌法靈著共七章是也 又按隋志始有鬼谷子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

秦之書然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姓氏名字今攷其言有曰行無常責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此類辭亦卓爾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耶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推鬼谷之隱士可謂慨想其人矣

蘇子書三十二篇 按蘇子名秦字季子東周維陽人蓋蘇忿生之後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救歲大困而歸乃閉室不出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揣摩情摩意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因連六國從親而佩六國相印後偽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至

百
卷
王即位齊大夫多與秦爭寵使人刺殺之太史公曰蘇秦兄
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秦被反間以死
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立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
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大過人者吾
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家惡聲焉 書三十二篇大抵
陰符之謀也

張子書十篇 按張子者名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
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儀莫能得
秦柄故感怒儀而使人陰奉給儀資以見秦惠王為客卿主衡
說惠王卒武王立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誅
乞之梁相一歲卒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

者大抵皆三晉之秦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立惡蘇秦
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
者真傾危之士也 儀書十篇大都闔闔翕張之術主衡道雖
與秦異趣而揣測險滑則同歸也

雜家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
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
無所歸心

范子計然十五卷 按此編皆范蠡問計然答之辭也計然者
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狀
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

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有請曰先生
有陰德願令越社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烏喙不可與同利
也班固賓戲所稱研桑心計於魚垠即此蓋研謂計研即計然
也又北史有陶朱成術於辛文亦正引其事蔡謨謂計然為范
蠡所著書非是顏師古亦有辨矣其書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曆
數之微言之最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
而動見幾而作者蓋得諸此矣

呂氏春秋二十卷 按呂不韋相秦時致辯士厚遇之使人人
著所聞集為人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
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曰有
能增損一字者予之卒無一敢易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

勢不敢悟其意耳其愚黔一至此甚也晁氏云十二紀本周公
書後儒實於禮記即月善矣而目之為呂令者蓋誤云

淮南子二十一卷 按淮南子劉厲王長子淮南王安也招致
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
以為大明道之言也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
術今所存者惟內書十七篇曰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宜
精神本經三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說山說林餘篇亡高
氏子略曰淮南之可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
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
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申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
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雋其書之駁然不一有由也且自內

篇一陳與武帝心合自是內少君下王毋聘方士搜蓬來神仙
誦怪日日作新非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
流沙者乎而淮南亦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此也

子華子十卷

按傳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書

然蒞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為晉人既不合又藝文
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後人假託為之者也其書有子華
子為趙簡子不悅又有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于秦夫
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其
抵牾類如此其書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
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又以洛書為河圖亦
仍劉牧之謬且老莊荀孟國語素問韓非楚詞俱被剽拾朱晦

翁以為好事者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
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遂為此書以傳合之是矣

應劭風俗通義十卷

按劭字仲遠奉之孫也篤學博覽多聞

漢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太守撰風俗通以辨物名號釋時
嫌疑文雖不典而頗服之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
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
同風百里不同俗

王充論衡三十卷

按充字仲任後漢肅宗時仕為州從事初

充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
論衡八十五篇其為言皆叙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畧
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較詳書成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

得之秘玩以為談助然論者謂此書之精覈而少肅括未為奇云

張華博物志 華繡輿尚論志撰錄雜說異聞名類不一而足多所攷正

抱朴子外篇十卷 按抱朴子者葛稚川名洪者也自號抱朴

子晉元帝時人博文深洽江左絕倫著書甚富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外篇頗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故附於雜家云

崔豹古今注 按豹晉人雜取古今名物各為攷釋凡八門

庾仲容子抄三十卷 馬總意林三卷 按庾仲容字子仲梁

尚書左丞馬總字會元唐人仕至大理評事仲容子鈔百十有七家所取或數句或一二百言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

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為取之嚴錄之精且約也戴叔倫序其書曰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備比事之缺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讒蔽邪蕩之患亦足以發其機無詰矣陸機氏曰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是庶幾焉

羅隱兩同書二卷 隱事具集傳中是書采孔老二書為內外

十篇以老子脩身之說為內孔子治世之道為外會其旨而同

元此見於崇文總目然也唐藝文志以為吳筠撰入小說類

宋齊丘化書六卷 按宋齊丘字子嵩為南唐李昇知諫謀篡

吳最有力罷相不得意歸九華山封九華先生青陽公坐陳覺黨賜死張文潛嘗題其書之後有云齊丘之意特大鼠之雄耳

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樸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
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文章頗高簡其言有曰君子有奇志天
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又按考索書百十篇上卷言道
與術中卷言德與仁下卷言食與儉

韓熙載格言五卷 按熙載亦事南唐李煜初熙載以經濟自
任乃著書三十六篇論古今王伯之道以干煜首言陽九百六
之數及五運迭興晁氏以為駢雜云

嚴有翼藝苑雌黃二十卷

按有翼建安人嘗分教泉荆二郡

是書大抵辨正訛謬故曰雌黃其日子史傳注詩詞時序名數
聲畫器用地理動植神怪雜事卷為二十條凡四百條

程大昌演繁露十四卷續十卷

考古編十卷續十卷

按陳

國

書館藏

